

奥勃拉赫特选集

291521

基本馆藏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短篇小說集

[捷克斯洛伐克]伊凡·奧勃拉赫特著

余 生 錢琮平 梓 江等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Иван Ольбрахт
Иван Ольбрахт Избранное

本书根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本轉譯

奧勃拉赫特選集
第三卷
中短篇小說集

原著者 [捷克斯洛伐克]伊凡·奧勃拉赫特
翻譯者 余 生 錢 琮 平 梓 江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3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4 7/16 插页：平 2 精 5 字数：322,000

1961 年 12 月第 1 版 198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内精装 1,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875

平装定价：（八）1.40 元

精装定价：（八）1.65 元

內容提要

本書包括十篇中短篇小說和三篇回忆录。在《愛國論》、《厄杜阿爾德·查克的官運》、《無名的兵士》等篇中，作者以犀利的筆鋒无情地揭露了奧匈帝國時代和捷克資產階級共和國時代腐敗和黑暗的統治；在《安契·布爾卡洛娃的麻煩事》、《尤里恰的奇遇》、《加娜·卡拉恰切娃憂愁的眼睛》等篇中，作者描繪了當時外喀爾巴阡人民的深重苦難和該地區信奉正教的猶太人的生活和習俗；在三篇回忆录里，作者追述了一九二〇年他在蘇維埃俄羅斯的見聞、他幾次見到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的情景以及二十年代初捷克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

目 次

卖艺人	1
爱国論	20
老翁戴桂冠, 誉滿維也納	49
厄杜阿尔德·查克的官运	72
无名的兵士	103
伊捷拉河上的堤坝	128
安契·布尔卡洛娃的麻烦事	152
强盜	179
尤里恰的奇遇	222
加娜·卡拉恰切娃忧愁的眼睛	251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419
回忆一八九〇年社会主义的五一节	433
回忆一九二〇年	436
后記	454

卖 艺 人

这一次他們在茲皮罗格表演。他們一到这里，就去拜見村长；村长准許了他們演出，因為他們不是騙子，他們的証件也看不出毛病。

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跟他們一向来到一个新地方的时候一样。卖艺人把带篷馬車安置在廣場的角落里，把一匹小馬和大山羊沙尔达納巴尔放在客店的馬房里，而把箱子、帆布、銅鼓和小风琴整整齐齐地堆在馬車附近，以便明天动手工作的时候，什么东西都順手拿得到。然后，做晚飯了。父亲、母亲、已經成年的儿子雅克和小菲里采克都圍着提鍋和籃子，坐在台阶上和小凳子上，削馬鈴薯皮。十岁的奧丽迦不喜欢同大伙在一起，她給自己挑了最高的一級阶磴。她的一双清彻的藍眼睛凝視着前方，竭力回想一个姑娘的名字；三年前，他們上次来的时候，她在这里上了几天学，认得了这个姑娘。有一次，这个姑娘还請她到家里去喝咖啡吃面包。奧丽迦想起这情景，不禁流起口涎来。

吃过晚飯，他們把白鬃毛狗罗莫尔系在剎車板上。奧丽迦和菲里采克在馬車下面的破布上給自己鋪好了羽毛褥子。

早晨大家都动手干起活来。他們以免費招待全家的代价租到了一些木板和啤酒桶，就用这些东西搭成几排座位，布置成馬蹄鉄似的半圓形，然后把廣場打扫干淨，給单杠掘了洞，装好了小风琴，还在馬車旁边用几块帆布搭了一个換衣服的小房間。这

當中誰也沒有下命令。他們只是用眼睛來表達意見。

將近黃昏的時候，藝人們在這個小地方的街道上舉行了吹打打的遊行。他們都換上了演員的服裝，只是腳上仍舊穿着松緊帶旁邊有些破爛的日常穿的靴子。雅克伴隨着鼓聲走在前面，一面雄赳赳地向上拋着短棒。父親穿着丑角的戲裝，戴着高高的禮帽走在他後面。他把塗着紅藍顏色三角形的鼓打得象響雷一樣，使得兩旁小屋窗上的玻璃都震動了。緊跟着走的是奧麗迦，她穿着淡藍色的緊身褲，兩條瘦瘦的腿上圍着金鏈，還有菲里采克，象他的哥哥一樣穿着粉紅色的服裝。愈來愈多的孩子被即將來臨的事件的神秘性所激動，象一群蜜蜂似的圍着藝人們。有些孩子焦急地握緊短外衣或藍色印花布圍涎口袋里的克來依采爾①。一群淘氣的藝徒從作坊里奔出來，他們還沒有洗過手臉，鼻子下面和太陽穴上都黑漆漆的。在一天十一小時的工作時間內忍住的笑聲，現在一下子從他們的胸膛里迸發出來。在充滿芬芳氣息的夏晚，他們歡喜如狂，不知道怎樣嬉嬉鬧鬧才能消磨他們十五歲的活力。

黃昏時分遊行的隊伍在廣場上繞了一圈。他們走近馬車的時候，菲里采克從父親手里接過了大鼓，母親在頭上包了塊濕毛巾，就搖起小風琴來，父親就去拿黑管吹。嘿，這當然是可怕的音乐！風琴搖得很慢而且快慢不勻，發出了時斷時續的號叫聲，黑管吹出了嘶啞的、上氣不接下氣的音調，雅克的小鼓打得很急促，菲里采克的大鼓則發出隆隆的声响。雖然如此，《馬爾泰》歌劇中的一段咏嘆調還是象一首美妙的贊歌似的吹奏出來，蕩漾

① “克來依采爾”，奧匈帝國的輔幣，等於百分之一盾，流通至十九世紀末。

——中譯者

在充滿了菩提樹的甜蜜和玫瑰花的芳香的暖和的夏晚中。在他們吹奏的當兒，天色黑了下来。母親在廣場的兩角燃起了冒着濃烟的煤油火把。火把上掉下了燃燒着的大油滴，它們一碰到地面就熄滅了。

然後開始演出了有父親、雅克和小菲里采克參加的節目。奧麗迦也在給他們幫忙。她已經學會了許多本領，將來她一定會成為一個出色的“蛇女人”！……母親沒有參加演出。她從春天起就經常在頭上包了塊濕布，只在演出啞劇時才上場。風琴她還是搖着，但是不得不坐着搖了。菲里采克只有十二歲，但是以他的年齡來說，他會做的事已經很多。雅克會表演單杠，走鋼索，訓練小馬沙夏、沙爾達納巴爾和羅莫爾，並且表演最重要的節目。父親總是馬馬虎虎地干，仿佛他從來不會做能干的事；現在，他扮演一個愚蠢的丑角，吞石子，把劍和鐵棒插進喉嚨里去，喝燃着的煤油，在桶箍上轉一杯水，在啞劇中演笨客人，並且開一些陳旧的玩笑。人們一般地把他當作一個可有可無的人。戲班子的靈魂是雅克。

在他們到達茲皮羅格之前不久，雅克同菲里采克學會了一套危險的雙人搭檔的節目。

兩個人用膝彎倒挂在單杠的橫木上，開始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轉。木架子在緊張的肌肉下面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而他們却好象處在一個融合着各種顏色的彩球中間飛來飛去，一忽兒在一起，一忽兒面對面，對周圍的空間喪失了一切概念。在他們的頭并排在一起的許多次之中，有一次，雅克鼓舌作聲。一剎那間，他們就松開了細細的樑樹橫木，在空中畫了一個沒有畫完的圓圈，分頭飛向兩邊，着地的時候鞋尖踩在沙堆上。

當他們在普爾舍舒奇茨第一次表演新節目的時候，觀眾們

用掌声报答了他们。累人的锻炼大部分是无声无息地过去的，但是这一次，某些显然懂得体操的小伙子鼓起了观众的情绪。菲里采克为他的第一次重大演出和第一次成功而感到自豪。演完以后，坐在马车里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地想同雅克扯扯这个话題。

雅克在洗澡，水一棒一棒地泼在赤条条的白躯体上。太阳把他那部分未被紧身衣遮盖的躯体染成了棕褐色；因而，现在，在他的裸露的身上，就很清楚地显出了紧身衣的轮廓。他连头也不回，冷冷地说：

“这又有什么呢？父亲吐舌头给他们看，他们也会鼓掌。这是应该的。不论什么事，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

雅克平常很少说话。一说话就会皱起眉头，而且说话的声调就象是在威胁什么人。但是他从来不说空话。

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山村里。雅克、奥丽迦和菲里采克坐在马车的踏板上。做细工木匠的村长腋下夹着窗玻璃打一旁走过。

“吻您的手，老爷！”奥丽迦按照别人教她的规矩向他问好，菲里采克也除下了帽子。

村长没有回答。

雅克用双膝夹住铜鼓，拧着螺丝，直到村长早已看不见的时候，才自言自语地说：

“你想想，做一个木匠！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为了一枚謝斯泰克^①到一家茅屋去镶玻璃，盖稻草屋顶，还以为自己是国王和上帝。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他给自己留下的空

① “謝斯泰克”，奥地利的小钱币。——俄译者

閑時間，正好來得及飽吃一頓馬鈴薯和酸牛奶。我是無論如何不願意處在他的地位上！這種人是多么愚蠢和使人厭惡！可惜，我不是里納里陀·里納里琴尼①……”

的確，雅克只愛自己的行業，而且，看來，一切與它無關的行業他都憎恨。菲里采克很難了解他的哥哥。不錯，人們待他們很壞，但是來看表演的不就是這些人么，在風琴上的洋鐵盤里碰得叮當作響的不就是這些人的兩海列爾②的錢幣么？如果誰也不來對他們高高兴兴地學會的本領鼓掌的話，那末他們的一切努力又是為了什麼呢？而且能夠使得仇人鼓掌——這難道不是好事么？但是雅克無論對金錢，無論對喝采，都毫不在意——這就太奇怪了。在他身上只有傲氣。也可能，還有什麼別的東西……

他們每逢禮拜五來到一些不大的地方。禮拜六晚上在火把的亮光下舉行第一次演出。禮拜天再演出日場和晚場，表演最好的節目，因而到了禮拜一，他們就得竭盡余力，使那些來看他們藝術的為數不多的青年男女，過後不會說他們是白白地扔了錢。

糟糕的是母親的健康絲毫沒有好轉。一般說來，使人覺得奇怪的是他們剛好收支相抵！

順便說說，茲皮羅格是個順當的碼頭，而且禮拜六過得十分出色！

今天是禮拜天，他們在演出日場。

木板也就是前座，主要是些富裕的人占着，他們不是最合希

① 里納里陀·里納里琴尼，德國作家克里斯強·阿夫古斯特·烏里皮烏斯（1762—1827）的長篇小說《強盜首領里納里陀·里納里琴尼》（1797年）中的主人公。十九世紀上半叶，這部長篇小說在歐洲極為流行。它的主人公的名字成為高尚的強盜的普通名詞了。——俄譯者

② “海列爾”，捷克的輔幣，等於百分之一克朗。——中譯者

望的观众。体面的职业和高贵的姓氏要求他们，不但在带领自己的“心爱人”出来作礼拜天的游逛时，要比一般人更深地把手伸进钱包或带有环形花边的藤编手包，而且还要装作一生中见识过大世面的人，丝毫也不流露出自己的欢乐心情，其实引起他们欢乐心情的笑声，甚至把他们密不通风的内脏上的灰尘也抖掉了。不过，这些人钱比大家出得多。为了他们，奥丽迦灵巧地弹着手指，从包装纸中抽出罩布；鬃毛狗罗莫尔从他们的口袋里寻出手帕来；沙夏在他们面前跪倒前脚，父亲从他们中间请出一些人来叫小马给他们猜数，——一个男子或者女人在木板上面写一个数字，沙夏看过以后，一下子就在地上用蹄子抓出了需要的数目。在坐着的一大堆人头和肩膀后面，高高地站着许多孩子，他们为了这些奇迹的演出，简直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这些顽皮儿童，有的衣著比较整齐，付了两海列尔，而有的衣著比较槛褛，为了躲开那个洋铁盘，几乎缩到了广场的另一头。他们被赶走了十来次，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他们的顽皮使得女风琴手叱骂起来。但是在节目单中也有专为他们演出的节目。这些值得感谢的孩子对父亲的把戏评价很高，正是为了他们，父亲装模作样，挤眉弄眼，把撒满香粉的头伸进叉开了的双腿中间。小狗罗莫尔在孩子们中间拖住了什么人的裤子，牡山羊沙尔达纳巴尔就把那个幸运儿撞得蹦出老远，这时候，孩子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至极。

演出进入了高潮。牡山羊沙尔达纳巴尔在撑木的小圆圈上打圈子，鬃毛狗罗莫尔穿着女人衣服，戴着有宽紧带的草帽，竖起后脚走来走去，翻斤斗和从桶箍中穿过去。菲里采克和奥丽迦演了几个武艺节目。奥丽迦以未来的“蛇女人”的柔软动作来答谢掌声。这个孩子瘦得连紧身衣下面的肋骨都数得清楚。她

的庄重的模样和她那象老鼠尾巴似的小辮子，在女人們的臉上引起了温存的笑容。

母亲在风琴上彈着“小滑头”。下面是雅克的节目。他最出色的节目之一就是身体在椅背上保持平衡。这是把一張椅子放在四只瓶子上，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地拿走三只瓶子。这个困难节目要求高度的灵活性和沉着精神，因为在做豎蜻蜓的动作时，一旦失却平衡，就会使道具全部倒塌和引起可笑的摔倒的危險。这个节目沒有引起任何反应。但对雅克來說反正都是一样。他勇敢地跳越过落下来的椅子，也不向零落的掌声鞠躬，就領着沙夏和沙尔达納巴尔穿过广场，到馬房里去了。

这个时候，父亲穿着粉紅色的紧口灯笼褲，一件胸前是太阳背后是月亮的女人上衣，作着他的一套老把戏：絆了一脚，跌倒下去，或者象青蛙似地爬在地上，做出怪相来，吃吃地笑着，同时伸出舌头，并且用大礼帽去钻沙土。儿童們发出了尖銳的叫声，踮起了脚尖。

菲里采克不喜欢父亲的鬼臉，就在演出場子的附近翻起斤斗来。他不是为了娱乐观众，而只是为了自己。突然，他跌倒在地上，覺得胸口被打了一下，就好象有人向他猛力扔了一块石头。菲里采克跳了起来。站在长凳后面的頑皮儿童都笑了。显然，他們中間有人用彈弓向他射了一顆橡实。

热血冲上了菲里采克的臉孔。

他跑到馬車跟前，拔出一根鞭子，跳过长凳，也不管和他交手的是年齡比他大得多的頑皮孩子，就抓住了一个笑声最高的艺徒的衣領。

鞭子唰的抽了一下。

但是那頑童立即抓住了菲里采克的手。頑童的气力很大，

反扣了菲里采克的手，使他动弹不得，还从他手里夺过鞭子，把对手从自己身旁推开一些，就挥动鞭子在他背上和腿上猛抽起来。

孩子們叫嚷起来，鬧成一团。有人大叫了一声。別人也就跟着叫喊起来。

“放开他！放开他！”

“这不是他射的！是在那边的那个……他躲到那边去了！”

“演員先生！演員先生！”

人們都站起身来。

小丑一下子穿过木板，挤进了吵鬧的孩子堆里，把菲里采克拖了出来，一拳打在他的頸項上，狠狠地揍了他一頓，以致菲里采克被抛过了长凳，嘴巴朝下扑倒在沙堆里。

頑童們都吓得一声不响。臉上露出了难过的表情，仿佛是他們自己的后脑勺上挨了打。但是长凳上有人笑了起来，于是所有不喜欢忧愁的孩子，都乐意地为笑声所感染，跟着笑了起来。

老头儿举起手来給了那个寻衅的孩子一記响亮的嘴巴。那个頑童搖晃着身子，捧住了臉，差一点哭了。但是他想了一下，就装出了要走的样子。只走了几步，他突然向一堆鵝蛋石弯下身去，扭过头来向着卖艺人猛力扔来一块石子，就一溜烟地逃跑了。

老头儿吃了一惊，一下子发了呆。

只一会儿，从他的胸膛里发出了一声大吼，他飞奔过去追赶那頑童。

雅克也赶来帮助了。

他們穿过广场，沿街奔跑。

觀眾們分成兩派。一派在演員後面跑着，所有的孩子都屬於這一派。另一派比較穩重些，還留在座位上。他們打着哈欠，一面去叫警察來。他們誰也不認得賣藝人追趕的那個頑童，但看得出是屬於他們中間的，因此不允許什麼走江湖的人來毆打本城的孩子。幾個嬌生慣養的孩子叫嚷着，哽咽着，吵着要回家去。做母親和做姐姐的安慰着他們，而當勸說無效的時候，就打起他們來。

一会儿，乡村警察从小巷子里把父亲和雅克押到了廣場上。圍着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打開窗戶問道：“出了什麼事？怎麼回事？”

賣藝人走近了出事的地点。

“趕快走開！”警察喝道。“限你們在一個小時之內離開本城！木板要分頭送還！錢要退給看客！”

老头儿打算分辯。

“用不着，用不着嚕蘇！退錢！而且要快，否則把你們全都關起來！”

“我要給點顏色他們看看！”細工木匠發起火來，用拳頭威脅着賣藝人。

“快，快，快！”警察一迭連聲地喊道。

雅克的臉色白得象牆壁一樣，眼睛里燃燒着綠螢螢的怒火。

滿頭香粉、兩頰塗着紅圈的小丑，在警察的監督下把賣票得來的錢發還給觀眾。

擁在他周圍的孩子們推來推去，叫嚷着說：

“喂——喂！這個人沒有付，也拿了錢！”

“演員先生……”

“噯——噯——噯！沒有付——付——錢……沒有付——付——錢……”

卖艺人把东西乱七八糟扔进箱子，駕上馬，把沙尔达納巴尔系在車子上就走了。

失去了禮拜天日場的进款，这笔錢本該用来过活而且还得省出一些来过冬的；又沒有可能再安排晚場演出——这是严重的事情。它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在最初的时刻，連人的本能的狂怒都沒有力量发作出来了。卖艺人挨着搖搖晃晃的馬車垂头丧气地走着。在最后拖着脚步的是菲里采克。

傍晚，他們在小松林附近的路边停了下来。大家都沉默着。誰也不想吃晚饭。雅克沒精打采地到林子里去看看有沒有蘑菇。菲里采克悄悄地爬进馬車，藏在角落里。

这时候，父亲趁大儿子不在，也爬进了馬車，向菲里采克点点头。孩子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臉色馬上发白了。父亲用皮帶把他捆在椅子上，拿起鞭子，为了抵偿失去的禮拜天的进款，毫无表情地抽打儿子，直到把他的背上、两肋和臀部都打出血来。菲里采克甚至連喊都不会喊了。要不是雅克从树林里听到兄弟的号哭声赶回来的話，老头子准会把他打死。雅克从父亲的手里夺下了鞭子。

大約过了一个禮拜，卖艺人离开了契斯泰的郊外。他們拿定主意不在城里表演，但是乡村里演出的結果很不順利：两个男人和一个小姑娘演不成戏。菲里采克还没有复原到可以在单杠上表演的地步。

一路走过的都是平原，因此用不着雇馬。如果在什么地方要上山路的話，只要用肩膀抵住馬車略微幫幫沙夏的忙。昨夜剛下过雨，綠色的馬車在湿潤的土地上留下了寬闊的車轍，車子东搖西摆，連馬車上加固用的竿子也搖晃起来。沙尔达納巴尔

垂下了头，紧跟着系住它的绳索，懒洋洋地走着，罗莫尔在它旁边乱转。坐在马车里的只有母亲。她躺着，头上包着湿布。当马车在凹坑上颤动的时候，她就伤心地哭起来。其余的人都步行。父亲用鞭子驱策着小马。的确，呼吸着夏天新鲜的空气，在辽阔的大地上流浪，正是他们这种职业愉快的特点之一！

突然间，雅克哆嗦了一下。他向路上迅速地瞥了一眼，仿佛在寻找什么似的，然后跳上马车，拿了一只洋铁盘马上跳了下来，掬开手臂，把盘子扔了出去。

菲里采克朝那个方向望过去。

在离开大约五十步远的小路上，有一个顽童在走着，他就是兹皮罗格广场上肇事的祸首。

旋转着的盘子把他头上的帽子打落了下来。顽童惊讶地回头张望了一下。

菲里采克已经做出向他扑去的姿势，但是哥哥止住了他。在小路上，就在顽童近旁的草丛中，露出了几个女人的三角形头巾。这几个女人先前在峡谷中走着，因此，看不到她们。在她们后面又出现了两个背着重担的男子。

顽童向他们说了些什么，一面指指马车，指指帽子和陷入土里的盘子。那两个男人大声叫喊着，用拳头威胁着。

这个顽童也是艺徒，名字叫作约席夫·格夫侖涅克。

这是兹皮罗格的孩子们告诉菲里采克的。

过了三年半。这件事没有被人忘掉，但也没有人记起它。

从那个时候起发生了许多变化。母亲去世了。父亲头发白了。如果说他以前就不大会做事的话，那现在比从前更差了。一有机会他就喝得醉醺醺的。菲里采克长高了，成了大孩子，现在

已經十六岁了；奧麗迦也已滿了十三岁。在这段时期內，他們学会了許多东西，成了更熟练的柔軟体操演員。他們买了两副秋千，在这上面取得了不坏的成績。菲里采克現在耍起杂技来了。奧麗迦出落成一個典型的“蛇女人”，具有灵巧的身軀和柔韧的关节，雅克又教她走鋼索。他們的艺术，无可爭論地超过了乡村戏班子的水平。看来，这点父亲也了解。在任何情況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真正的馬戏班的帆布帳篷的梦想。但是孩子們对父亲的意見并不是那么关心。他們从来没有想到要扔掉共同的工作和栖身之所——綠色馬車。

“好样儿的！你們有了些苗头！”有一次雅克对菲里采克和奧麗迦說。

他們对他的夸奖感到很自豪。因为雅克是从来不说空話的。

但是可能正是雅克哥哥，有时竟成了他們遭难的原因。他热心地购置新的道具和漂亮东西，也不考虑考虑夏末的时候可能多雨，而且秋天比往年更早地突如其来。这次灾难可真不小。无论如何，这一年正月在拉巴河沿岸的克拉洛伏·德伏尔度过的日子，是菲里采克終生不会忘記的。

当时他們在从城里通往伏尔列赫村的途中，馬車停歇在荒野上的墓地旁边。正是大冷天，葯房門口的寒暑表指着二十八度^①。冻结起来的雪花象金属一样在脚下錚錚作响。周圍閃耀着无数雪花。人們望着墓地上的大門，都不从自己的住所里走出来，好象只要一碰到大門——手就会冻僵的。每天夜里，馬車上的木板就发出干裂的声音，而到了早晨，空气就变得那么刺人，以致刺痛鼻孔，鼻孔里粘液冻住了，呼吸起来很痛。

① 此处系指华氏，即摄氏零下两度。——中譯者